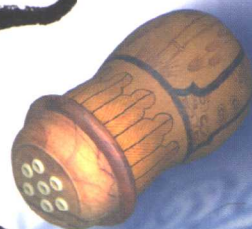


古玩

王纪仪 著



北京出版社



王紀儀 著

志
玩
商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玩商/王纪仪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6
ISBN 7 - 200 - 04384 - 2

I. 古…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2535 号

古玩商
GU WAN SHANG
王纪仪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区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32 开本 16.75 印张 400 000 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 000

ISBN 7 - 200 - 04384 - 2
I·681 定价: 25.00 元

上篇

BB/78/25



第一章

一

北京琉璃厂，乃南城一条古文化街。辽时，那里还是一个村落，名为海王村。元代建都北京时，为建皇宫内院，需大批琉璃瓦器，这里就成了烧制琉璃瓦器的窑场，故得名琉璃厂。明代，刘伯温奉明成祖朱棣之命重建北京城，对琉璃瓦器的需求更是大量的。琉璃窑一举火，便从元代一直烧至明清。有诗为证：

琉璃旧厂虎坊西，月斧修成五色泥。

偏插御花安风吻，绛绳扶上广寒梯。

明代，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七日有灯市，在东华门一带展出，随后渐渐延伸至灯市口。清初，索性南移琉璃窑前。过年这十几天，白天，百戏杂陈，锣鼓震天，其间亦有书籍、字画、古玩、儿童玩具及各种吃食杂摊，鳞次栉比，男女老少纷至沓来；晚间，则搭棚悬灯，火树银花，盛极一时。康熙三十三年，窑厂奉旨停办，但热闹景象依旧。乾隆盛世，每年的元月初一至十六日，这里仍是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民国初年，不知是谁下的命令还是怎的，这里的灯市取消了。至此，东起五斗斋，西到方壶斋长约一里半的琉璃厂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街。这里：

三代法物鼎彝尊，百宋千元次第陈，哥瓷子玉皆无价，名利二君踏红尘。人有市心争早售，物无常主任沉沦。穷秀才，春衣典却入书肆，把册痴迷忘晨昏；失意人，曾经宦海倦亦休，愿将水墨洗污痕；执迷者，黑钱觅来猫眼绿，换取朝珠禽兽纹。常有长衫来徜徉，执韦穿就历史魂。更喜春节逛厂甸，京城百姓最消魂，葫芦一串冰糖蘸，轧轧风车十五轮。摊上奇珍饰太平，主顾须辨假与真。

民国十五年。

北京琉璃厂古玩街被两旁鳞次栉比、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明清式店铺供着。行人的装束虽然大部分民国了，却偶尔也掺和一俩戴帽盔儿、留小辫儿的大清遗老。当朝霞给这条古老的大街洒上一片金黄的时候，一头羸牛拖着辆沉重的木制洒水车，照例骨碌碌撵过，地面上便印上了斑斑驳驳的水点，使整条街显得清清爽爽。

各家门面陆续下板营业。

有一身穿灰布大褂，头戴礼帽，脚踩千层底礼服呢尖口布鞋，左腋下夹个布包的年轻人路过老古玩店“积珍山房”时，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朝那黑地金字的老匾深情地望了望。刚要撤步，猛不丁大褂的下摆被一只脏兮兮的枯手薅住。年轻人低头一看，叫声“曹师傅”？

“哎，二少爷，是我。”坐在积珍山房门前行乞的曹师傅，名叫曹定庵，原是积珍山房裱画的师傅，因抽大烟被掌柜的侯殿乾给开了。侯殿乾是被曹定庵拽住的这个年轻人的兄长。这年轻人则是积珍山房掌柜侯殿乾的异母兄弟，名叫侯殿坤。侯殿乾是老掌柜在乡下的大太太所生，而侯殿坤则是老掌柜在京所纳之妾所养，所谓庶出。老掌柜因一桩买卖打了眼，蚀了

本，元气大伤，便无心无力支撑下去，由嫡长子侯殿乾袭了买卖。老掌柜至今还说：“老不玩儿古董，有道理啊！”

老大想让庶出的老二侯殿坤当帮手，老二不干，只要了点儿钱，自己夹包跑起“合儿”来。但每经过店门，总免不了看上一眼店铺门楣上的那块老匾。

眼前蓬头垢面的曹定庵身后的台阶上放着一根扎烟蒂的小棍儿和女人用过的铁皮扑粉盒，内中半下烟蒂。

侯殿坤此时还不知曹师傅出了号，关切地问：“曹师傅，您……”

曹师傅说：“大爷让我出号了。您是积珍山房的二爷，您跟大爷说说，我孤老头子一人，这可让我怎么活呀！”老人干嚎起来。

说好不管积珍山房的事，可这老头坐在铺子前哭天抢地的，不是寒碜买卖吗！侯殿坤从大褂内摸出一枚银圆，“当啷”一声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谢谢二少爷，谢谢！”曹定庵抓起银圆不住地作揖。

这时，早在店里觑着的二掌柜冯同舟见二少爷走了，才踱着方步出来，站在台阶上小声但恶狠狠地说：“你竟敢把二爷使出来，告诉你，你不把那口嗜好忌喽，搁二爷也不饶你。你把烟土带到后场，哪个跟咱爷们儿不对付的报了官，掌柜的都得跟你吃挂落。怎么着？等着掌柜的晌午请你呢？还不给我臊子骨上弦——走人！”

曹定庵抓起扎烟屁的家什，拍拍屁股撤了。

积珍山房地处东琉璃厂，是前店后场的格局。前店以经营字画为主，兼营瓷器、杂项；后场是裱画的场所。因此积珍山房的门口还挂着“精裱名人字画”的幌子。

冯同舟刚要转身进店，见一顾客进得店来，学徒小毕子连

忙满脸笑容地迎了上去。

顾客问：“裱画吗您哪？”

小毕子回答：“裱。”

小毕子打开卷着的宣纸一看，是张山水画。

小毕子说：“您选选绫子吧。”

顾客说：“咱不懂，你老瞧着弄吧。”

小毕子说：“您这幅山水着色比较淡，我准备给您用颜色较比重一点儿的绫子，这样就把您这画儿给衬托出来了。您这幅画儿呢，留白较多，裱的时候再给画心加个小菊边，这样画面就不显空得慌了。”顾客连连点头称是。

小毕子说：“十五块钱，七天以后取。这是货票，您收好。”

小毕子收了钱，又笑着将顾客送走。对小毕子的举动，冯同舟都看在眼里，觉得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

小毕子的师哥来福正在整理柜台上的画心，准备拿到后边去托裱。忽然，他拎着一副条幅笑着说：“你们看，这张字的戳子盖倒了。”话音未落地，他脑门上就挨了个猴栗子（学名叫“栗暴”或“栗凿”），疼得他直想骂。但抬头一看是二掌柜冯同舟，又把到嘴边的骂人话咽了回去。

冯同舟胡噜胡噜自己的手（这猴栗子够重的，他自己的手都疼了），问来福：“知道为什么弹你吗？”来福摇摇头。

冯同舟说：“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说完，背着手走了。来福这冤劲儿，挨了打，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正巧侯掌柜从小会客厅出来，问冯同舟：“看见二爷了？”
“看见了。”

“他怎么没进来？”

“他说还有事，就走了。”

“这孩子，就是拗。同舟，我出去一会儿。”侯殿乾比侯殿

坤大十来岁，总爱管侯殿坤叫孩子，“哎，我想起来了，回头给我预备二百大洋，我晚上用。”

“哎，您放心吧，我支应着。”侯殿乾经常这样，当甩手大爷。这位大爷有两好：青楼的妞儿和大鼓书。这咱出去是去听大鼓书，晚上出去是逛窑子。

冯同舟别看岁数不大，可是老掌柜留下的人，与老掌柜共患过难，对老掌柜也算得上忠诚。这店移交给大爷后，头两年也还成，只是越往这么来，冯同舟越觉乎着照这位大爷这样下去，积珍山房有点儿玄。心想：“不麻利接点儿，恐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到时候哭都来不及。”因此也小的溜儿的掖点儿拿点儿，记个花账什么的。侯殿乾好糊弄，只要还支得出钱来供他玩，供他嫖，他是不在乎的。冯同舟更舍得，左不皇上的钱花皇上身上。

晌午吃饭的时候，来福把碗里的可怜巴巴的一点儿肉腥夹给了师弟小毕子，冲着师弟不说话，谄着个脸直吭叽。小毕子说：“吭叽什么，有话说话。”来福不好意思地摸摸自己脑奔儿上的包。虽说来福笨点儿，可人实在，又搭着是自己的师哥，小毕子便也不拿大了，凑近来福的耳朵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他。

下午，估摸着二掌柜睡醒了午觉儿，来福才蹑手蹑脚地敲开了冯同舟办公室的门。

冯同舟问：“干吗来了？”

来福说：“认错来了。”并下意识地摸摸脑门。

冯同舟想笑又憋住了：“错哪儿了？”

来福说：“早清，我把画上铃的印章，说成了戳子。”

冯同舟说：“没白挨弹。明白了？‘戳子’那是外行人说的话。亏得没叫主顾听见，要是让主顾听见了，还以为积珍山房养了一群力笨儿呢。告诉你，画上的铃印可有讲究了。”说着，

冯同舟站起身来，指着墙上一张张大千的仕女图给来福上开了课，“看，把章盖在画面右上角的叫‘迎首章’，但盖得不能高出画面。要是幅字，一般以低两个字为宜。右边底下这枚叫‘压脚章’，这路章一般不多用，为的是找画面平衡用的。最紧要的是落款后的这两枚章，大小应与题款的字相仿。最好是两枚，一枚姓氏章，一枚名章，且一朱一白为佳。”

来福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

二

二爷侯殿坤夹着包，经过东琉璃厂来到西琉璃厂，走进五车山房。见侯殿坤到了，小伙计马上去请马掌柜。

侯殿坤将腋下的包袱皮儿往茶几上一放，礼帽轻轻搁在旁边，撩袍坐下。另一小伙计端上了盖碗茶。这是上宾的待遇。

马掌柜出来迎接。侯殿坤马上起立与马掌柜拱手：“马掌柜，我给您送钱来了。”说着，打开包袱皮儿，里面放着两张银票。侯殿坤拿给马掌柜，“这是上次的货款，您过过目。”

马掌柜说：“你，我还不放心？”马掌柜真的看也没看就叫小伙计交柜上了。

侯殿坤说：“我还得匀您点儿东西。”

马掌柜说：“行，尽您挑。陈先生，您陪陪二爷。侯先生，那我就不陪您了。”

侯殿坤说：“您忙您的。”

马掌柜回办公室了。侯殿坤开始在店里薅摸便于出手的货。

侯殿坤干的这行叫“跑合儿”，是古玩行的一种经营方式。自己没有店，从别人店里拿货。物主定个价儿，一般都给留出缝儿来。记上账，先不付钱。你卖亏了，卖赚了，物主都不

管，一律按事先讲好的价钱结账。

侯殿坤选了几块玉翠及一些好卖的东西，请账房陈先生记上账。刚要走，陈先生说：“前几个进了一本册页，不知您喜欢不？”说着拿出来给侯殿坤看。

干这行的首先得眼力好，其次有经济头脑。见一物件，得能马上算出拿货什么价儿，能卖多少钱。侯殿坤见陈先生拿出的是一本吴昌硕的花鸟册页，问要多少钱。陈先生说：“您拿，二百大洋。”

“得，加上它。”侯殿坤说。

侯殿坤还用来的包袱皮儿将东西包了，夹了包，道声“受累”，便离开了五车山房。也有人管这路买卖人叫“夹包的”。

侯殿坤夹了包直奔常王府。据说常王爷是位世袭的蒙古王爷，虽为民国了，可倒驴不倒架，关起门来照样当王爷。常王府占地三十八亩，从院墙外就可以看见殿堂亭阁高耸的屋脊。

侯殿坤叫开府门，挡横的门房是位前清的太监叫高灵甫，人称高公公。见是侯殿坤才长方脸儿变成圆乎脸儿，笑着往门房里让。侯殿坤从兜里摸出个翠烟嘴儿来，说：“高公公，您看这翠多老绷。我孝敬您老的。”

高公公眼睛笑成道缝儿，变成满脸圈套圈的褶子，快找不着眼睛了。高公公故意问：“这得多少钱哪？”

侯殿坤说：“这二年，您没少疼我，孝敬您老还不是应当责份的吗。”

高公公揣了那翠烟嘴儿说声：“也甭回禀了，我照直领你去就是了。爷们儿，咱们走着。”

侯殿坤跟在高公公屁股后头，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他想起头一回来常王府，那高公公说是给他回禀一声去，谁承想侯殿坤溜溜儿坐了俩时辰的冷板凳。那高公公根本就没去向王爷禀

报，而是在花园里耗了俩时辰，回来说王爷没空。后来，侯殿坤学乖了，哪回来也没让高公公空过手，这样高公公才让侯殿坤见真佛。正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搪。

常王府，南面临街建有府门三座。正门门洞排列着阿虎枪十枝。煞有介事。进正门迎面矗一座木质影壁，上绘“关公千里走单骑”的油漆彩画。影壁后有正殿五间，正殿后又一座大殿，殿前各有东西配殿，后面有罩房。这些殿房与正门处的总管处、回事处、随侍处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单元。当然，这个时候各处都已是人去房空了。府内东北隅另有一院落，内中主房五间，前坡后卷。前边抱厦三间，室内一水的红木家具。会客厅设在西院，上悬“凸碧轩”漆地绿字匾。此时，常王爷正照着堂中案前的一缸盛开的荷花做画。王爷的身旁站着一位俏佳人，一边给王爷扇扇子，一边时不时地指指点点。侯殿坤知道那是王爷的三姨太。

王爷在绘画，高公公也不敢打扰。俩人只得在门口候着。

太阳晒得芭蕉、海棠直打蔫儿。檐下笼子里的百灵跳来跳去。蓦地，一只波斯猫不知从室内什么地方蹿了出来，吓了侯殿坤一跳。

王爷放下画笔，三姨太递上温毛巾，王爷擦了把脸。王爷这一系列动作在进行，那眼睛却一直盯在画上，没错窝儿。果真找出了处不足，提笔又找补了找补。再看，满意了。笑了。三姨太这才小声儿告诉王爷有客来了。

三姨太搀王爷在太师椅上落座。

高公公进来禀报：“跑合儿的侯掌柜到。”王爷抬抬手。

三姨太说：“快请进来。”

侯殿坤衿衽而进说：“给王爷请安。”侯殿坤给常王爷行旗人礼。

常王爷说：“都民国了，你怎么还兴老礼？罢了。殿坤哪，

你是行家，过来，帮我看看，还有哪儿不到的地方？”

侯殿坤走近膨牙上雕刻着螭龙的紫檀画案，装模作样地看了会儿，不无吹捧之嫌地说：“好，上追八大，下不让八先生。”

常王爷问：“哎，你说的这八先生是谁？”

侯殿坤说：“是当今南方一走红的画家。此人姓张名爰，字大千。画一笔好荷花。”

常王爷说：“是吗？他多咱来京，邀他来玩玩。”

侯殿坤说：“行。”

侯殿坤落座。早有丫鬟给侯殿坤上了茶。

常王爷说：“今儿个又带来些什么好玩玩意儿？让我开开眼。”

侯殿坤说：“您说笑话，什么玩意儿您老没见过。我们这些穷跑合儿的，左不是求您赏碗饭吃呗。”

王爷笑了，说：“听这猴崽子说的！甭慎着了，有什么好东西快拿出来吧。”

侯殿坤将那要价二百块大洋的吴昌硕画册拿了出来，说：“吴俊卿的画册您准喜欢。”

常王爷接过一看，果然欢喜得不得了，连声啧啧赞叹：“缶庐的荷花就是地道。瞧，这才叫直逼八大呢！好，有眼力，我留下。多少钱？”

侯殿坤肚子里转了个轴儿说：“这册页我一见就喜欢上了，给价猛了点儿。”

常王爷说：“你甭说那个，直说，多少？”

侯殿坤答：“我给了他五百块。”

常王爷听完，哈哈大笑说：“我还当多少呢，才五百块！来人哪，赏一千银票！”

侯殿坤立马起身说：“谢王爷。”

里外里赚了八百大洋。这就是侯殿坤的能耐。

三

最近，翠香楼老鸨李迎香不知打哪儿淘换来一个叫小香宝的雏儿，十六七岁年纪，生得身段苗条、眉清目秀，声称二百大洋即可开苞。白天，侯殿乾让冯同舟预备的银票就是干这个用的。

老鸨李迎香收了侯殿乾二百块钱的银票，不敢怠慢，立马将侯殿乾让进了楼上小香宝的屋中，替他们掩上门，美滋滋儿下了楼。侯殿乾早已耐不住了，他自己噤里啪啦很快就脱了个净光净。小香宝还是红衣绿裤地坐在床沿边儿。侯殿乾又扑上去忙活她。

打茶围的、初会的、住局的都落了听。老鸨数着大把的银圆银票，陶醉在楼上楼下的浪语淫声之中。

突然，老鸨被一阵急风暴雨般的砸门声惊动，她提上绣花鞋，打了纸灯笼去开门。一边开门，一边骂：“吃了他娘的猪鞭狗宝了，这么大的劲。”

门开了，李迎香提灯一照，吓了她一头冷汗：“哎哟，我的妈耶，是您老人家！您老不是去天津了吗？”

砸门的是京城防卫司令部的马副官：“是啊，就不兴回来吗？”

李迎香有些结巴地说：“您不是说、说，明天回、回来吗？”

马副官说：“我办事麻利。办完事，我心里惦记着小香宝，一踩油门就开回来了。”

“这回可坏了醋了。”李迎香心说。

马副官兴致冲冲往里走。老鸨“哎哎”地喊着，碎步紧

撵。马副官都快上了楼梯了，老鸨才将其拽住，说：“您不能去！”

马副官问：“什么？”

李迎香找辙说：“不，不，我是说您刚回来，先坐下，落落汗。”

马副官被老鸨生拉硬拽搥到了椅子上。“秋菊，拿果子来。小翠，快来伺候马副官。”秋菊端来果盘，小翠扭捏着身子刚要坐，狗食的马副官似乎看出了点儿名堂来，他猛地一扒拉，“啪”的一声，铜果盘被扒拉到了地上，当唧唧直响，时鲜水果满地滚。

“李迎香，你今几个给我唱的是哪一出？”马副官一只脚踩着椅子，右手叉腰，仿佛要掏枪的意思。

老鸨李迎香一屁股坐下，拍着大腿带着哭腔说：“跟您说实话得了。我本以为您明几个回来，今几个小香宝她，她有人占上了。”

马副官一听，火更大了，指着老鸨的鼻子尖骂道：“好啊，你他妈的一闺女许俩主。我给了你开苞钱，你又让她接了别人。你他妈的让她开几回苞？”

李迎香说：“您听我说。”

马副官说：“我什么都不听。不管是谁，都让他小孩儿屙屎，给我挪挪窝！”

马副官说完放下踩椅子的那只脚，气冲冲坐在了椅子上，一言不发，静等回音。

无奈，老鸨一边小声跟秋菊说让她接手侯掌柜，一边无可奈何地扶着楼梯一步步往楼上迈，她在想怎么和侯掌柜说。妓院虽属下九流，可也有它的规矩。收了人家的钱，半落落儿把人给赶出去，那不叫买卖。被强于自己的嫖客占了行，那无异于承认自己是笨蛋、熊包、窝囊废。这是风月场中最尴尬的

事。可是，一边趁钱，一边有枪，马副官的枪把子战胜了侯殿乾的钱袋子。

李迎香轻轻敲小香宝的窗户，“得得得”。“香宝，快起来，马副官回来了，香宝，是妈妈我。”

小香宝耳尖，机灵了一下。她使劲一推侯殿乾，说：“别弄了，快起来，你没听见有人叫门吗？”刚刚入港的侯殿乾正在兴头上，他哪里肯罢手，仍不停止。小香宝急了，她猛地推开侯殿乾，自己下了地。正在要紧处的侯殿乾，捂着那玩意儿嗷嗷直叫。

小香宝迅速穿好衣服，把侯殿乾的衣裤往他跟前一扔，说：“还不快穿上，我可开门了？”不等侯殿乾穿戴利落，小香宝便开了门。

李迎香扑了进来：“不好了，那马副官，他，他提前回来了，非要上来。”

侯殿乾怒气冲冲地问李迎香：“你他妈的懂不懂规矩？大爷我还没玩儿痛快呢！”

李迎香听他一骂人，反倒心安理得了。她又着腰，撇着嘴说：“您虽说没尽兴，可总比往里搭条命强多了。”

侯殿乾说：“你还别来这套，我侯殿乾见的多了。”

李迎香说：“那您就自己见见去吧。”

侯殿乾问：“见谁？”

李迎香说：“京城防卫司令部马副官。”

侯殿乾倒吸了一口凉气。李迎香见侯殿乾软了下来，便打一打，揉一揉地说：“老娘绝不让你吃亏，那油光水滑的秋菊正脱光了身子等着您呢。走，跟我来。”

侯殿乾只得吃这哑巴亏，蔫蔫儿地跟了出来。在楼梯拐角处，侯殿乾和马副官照了面。二人怒目相视，四只眼瞪得包子似的。马副官哼了一声闪进小香宝屋里。侯殿乾被李迎香推入